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5NIAN
SANWEN

2005年散文

主编 /韩忠良　本卷主编 /祝勇

2005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5年 散文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5NIAN
SANWEN

主编 /韩忠良　本卷主编 /祝勇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 韩忠良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年散文 / 韩忠良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1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999-9

Ⅰ. 2… Ⅱ. 韩… Ⅲ.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2940号

2005年散文

责任编辑 李殿华 施凌飞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315千字
印张 11.5 **插页** 2
印数 1—9 000册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25872814-2050

序：作为常态的散文

祝　勇

最早见到的散文年选，是台湾出版的，余光中等人主编。在很难接触台湾文学期刊的当年，这些年选成为我了解台湾散文脉络的窗口。时间久了，把那些年选按照年代顺序联结起来，就会成为一部台湾散文的发展史。这是我对年选意义的最初认识。现在，编辑散文年选成了我每年的工作，我的认识也发生了动摇。散文巨大的发表量使这种近似于大海捞针的工作越来越具有偶然性，正是这种偶然性，使选本的“历史价值”得以解构。

眼下国内的散文年选至少有十种，这十种冠以“最佳”名义的选本，所选篇目却各不相同。就像不同的人面对同一道数学题得出不同的答案，五花八门的答案令我们无所适从，我们无法确认“正确”的一方。所谓“最佳”，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它需要旁证，就像数学题，无论什么人进入演算过程，结局都应当一致。除了隐秘的商业动机，这些大相径庭的选本表明了当今散文的实质——平凡、琐碎、个性被分解、远离轰动效应。

小说界几乎每年都有兴奋点，高手出招总能吸引眼球，而记

者、评论家、导演们，则无疑都成了小说的忠实盟友，用经济学术语，小说家用自己的笔创造了他们共同的“产业链条”，所以，小说既是他们的安乐窝也是他们的节日。他们为小说准备了足够的鲜花和礼炮。而在这一点上，散文则要逊色得多。散文是分散的，无法形成聚焦，这使“散”文显得名副其实。如果说小说是事件，那么散文更像日常生活；小说是报上的新闻，散文是街巷间的闲话；小说是正典，散文则是在宏大意义体系之外游弋不定的片断。散文因其常态性而令人敬意顿失，原因是人们太熟悉它，经常性地呼吸它、感受它，与它相纠缠。散文不是传奇，但它或许因此而显得与我们的命运更加贴近。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明显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散文时常像生活本身那样没有规则，但它更了解我们，像我们的亲人，与我们不离不弃。

敬文东《起于偶然的回忆》、彭程《周围》就是这样的散文，当一个人开始回顾自己的成长史，那些司空见惯的地名都将负载着所有可堪和不堪的信息扑面而来，敬文东这样写他的出生之地：“我偶尔也会回到广元。那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我也曾多次上过凤凰山，妄图听到凤凰的鸣叫；我偶尔也会坐在游艇上观赏市容，倾听那些无伤大雅、最多只是言不及义的甜言蜜语。但我无力为广元打造任何像样的东西，做出任何像样的贡献。更没有能力修补它的任何一个漏洞。面对广元，我只有唯一一个值得称道的能力：平静地走在它充满现代色彩的街道上，迎面遇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灯火、那么多的车辆，却不必为此惊慌失措、面色如土。而有一天，我穿过宽阔的嘉陵路、建设路和则天大桥，来到有如苍蝇的目光般迂回、蜿蜒曲折的海濛街，拜访一位我认识了多年的朋友。他差不多已经六十岁了。房门打开后，我发现我的朋友已经变作了一位英俊少年。他很亲热地拉着我，用我熟悉的声音向我嘘寒问暖，以我熟视无睹的姿势端茶送水，并吩咐他头发花白的夫人翻箱倒柜，张罗着要为我的远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来接风洗尘。”这段文字并不经典，但它道出我们生存的真实景况。它不完整也不优雅，但它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它们会照亮我们，使我们逐渐变得习惯、隐忍和坚定。这一追求同样体现在周晓枫的《铅笔》与格致的《站立》里。她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对于个人史的关注，不是因为个人重要，而是因为体验重要，而这些体验，无疑都要借助身体进行。前者笔下的铅笔、后者笔下的疾病，背后都埋伏着巨大的寓意。散文有着无孔不入的触角，它时常触及我们个人记忆中最隐秘和疼痛的部位，并洞察我们身体和精神的真实处境。

本书同样收选了一些以历史为主题的散文。我把历史定义为在我们生命之前发生的事情，它因我们无法亲历而被时间一再炫耀。但是散文中的历史已经不是史籍中的历史，它已经进入写作者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甚至可以介入。这些散文，诸如王充闾《他这一辈子》、李欧梵《人生难以承受的轻》、施康强《民国南京》、李辉《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孙郁《夜枭声》、舒国治《不为什么，就为流浪》等，都证实了这一点。通常认为，个人经验是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但这些散文使我们了解了另外一个常识，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历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相同的本质，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都将成为历史，它们之间存在某种互换关系。当人们对历史顶礼膜拜时，只有散文把它纳入常态之中，使它具有了寻常的烟火气和人间的温度。

散文史——如果有一个散文史——像生活本身一样展开着，人们被分散在各自的角落里，怀揣着各自的心事，谁也看不见谁。没有隆重的集会、响亮的口号和永垂青史的大事件。但它是真实的，像“草木枯荣，雷霆雨露、白云屎溺”一样“壮阔、自在”（李敬泽语）。散文没有庄严的大道理和信誓旦旦的诺言，但散文不会欺骗乃至背叛人们，每个人都将在散文里找到自己的

难友和同乡。散文将拒绝那些用以铭刻的石头，而耐心等待所有渴望述说的嘴唇。

2005 年 11 月 30 日

目 录

001/序：作为常态的散文 …… 祝 勇

岁 月

001/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 …… 李 辉
041/民国南京 …… 施康强
052/不为什么，就为流浪 …… 舒国治
068/爱你就打你屁股 …… 小 白

天 下

078/暗盒笔记 …… 于 坚
100/南疆笔记 …… 西 川
106/复活的词语 …… 熊育群
114/红色年代的香格里拉 …… 白 郎
125/镇 …… 黑 陶

面 孔

129/他这一辈子 …… 王充闾
145/夜枭声 …… 孙 郁
164/人生难以承受的轻 …… 李欧梵
177/我的叔叔毛姆 …… 毛 尖
185/天赐 …… 凸 凹

阅 读

199/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 王 蒙
213/喧嚣文化 …… 刘心武
220/道在屎溺间 …… 蒋 蓝

成 长

227/起于偶然的回忆 …… 敬文东
239/周围 …… 彭 程
262/铅笔 …… 周晓枫
283/站立 …… 格 致

片 段

309/灵魂的气息 …… 孙甘露
321/遁词 …… 洁 尘

浮 世

347/论麻将的无限可操性 …… 王 干
353/发烧二梦及其他 …… 李 钢
359/梦游者的全部生活 …… 翟 永

硝烟里，这一曲起承转合

李　辉

一、三巨头，端坐在一起

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三人均正襟危坐，蒋居中，冯在左，阎在右。蒋一身戎装，笔挺而讲究，人比冯、阎瘦弱，坐在两人之间显得略带拘谨；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衬出满脸的憨厚与朴实；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看上去持重而老到。

颇具代表性的一幕场景。三副形态，三种风格，在北洋军阀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交替之际，碰撞交叉，书写历史，改变中国。

论年龄和资历，在冯、阎二人面前，蒋不过是小老弟。冯、阎同庚，均是1882年生人（另一说阎为1883年出生）；蒋是1887年生人，比他们两位小五岁。三人虽然都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但地位、作用大相径庭。辛亥革命中，阎锡山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角，他所参与发起的山西起义，被认为是在推翻清王

朝的革命期间北方诸省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阎锡山因此颇获孙中山欣赏与器重，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从而开始了他对山西三十八年的统治。作为早就从军的清军军官，冯玉祥参与发起了河北的涿州起义，之后他逐步羽毛丰满，很快成为颇具实力的军阀，并在1922年成为河南督军。

和他们的显赫表现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从日本回到上海投身辛亥革命，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出任团长。十年之后，1922年，即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的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炯明攻击，受困于珠江上的永丰舰，蒋介石自上海应召而来，因“护驾”有功，赢得孙中山的赏识，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次年，孙中山又委派蒋介石率团前往莫斯科，考察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党务，蒋这才开始走到历史前台，成为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的地位、实力与影响已经超过了冯、阎，这就难怪在合影时，他被冯、阎两大巨头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中间。

有材料说，这张合影摄于1928年2月。那么，不知道此刻坐在中间的蒋介石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因为就在六个月前，1927年8月，迫于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压力，他曾宣布下野，回到家乡奉化。这是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

1927年8月22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从历史眼光看，这一期《时代》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报道蒋介石下野新闻的同一页版面上，正好有关于托洛茨基下台的报道。报道称，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赶出了苏共权力中心，还特地配发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与斯大林的矛盾冲突白热化；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而向共产党大开杀戒。两位与1927年中国大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命密切相关、立场与态度决然相反的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个八月却有了同样遭遇，几乎同时离开了各自的权力中心。唯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的离开是永远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暗杀；蒋介石的离开则是暂时的，他以退为进，还将复出。

“英雄下台”——这是《时代》报道蒋介石下野消息的标题。

“征服者”蒋介石在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最近因受到指责而下台。上周他回到故乡暨出生地，上海南边一百英里（距离有误——引者注）之外的奉化的一个小村庄。

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夜色里抵达——因为在中国，一个“丢脸”的人最好悄悄来去。一个忠实的秘书只是说：“蒋介石将军和家里的人住在这里，开始完全引退的生活。在为国民党的事业付出一年的辛劳之后，他想好好休息休息。”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忙于请中国人翻译一份七百字的文件——蒋介石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正式辞呈。

辞职——

在其辞呈中，蒋将军向“中国人民”讲到民族主义运动最初的辉煌胜利，以及目前令人伤心的分裂状况。“我们的革命面临困难，乃是因为共产主义之故。”蒋介石将军称，他自己毫不手软地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被说成是他为了扩大个人的势力，一直受到国民党人的阻挠，结果，“我的国民党同志几乎在所有事情上失去对我的信任。”

蒋介石继续说，国民党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除共产主义，但最终却导致在国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对他个人的攻击。“我本应在春天就辞职。不管怎样，我愿意放弃个人的地位以看到革命的成功。”

这些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是诚恳地发自蒋介石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人的内心，不过，他上周的辞职，也是他的部队

近来在进攻北京时接连失败而导致的一个紧迫事件。这些败仗上周转为溃败，在考验人的心理的时刻，蒋将军名义上的盟友、古怪的“基督”军阀冯玉祥，突然通电逼蒋下野。

意味——

蒋介石的引退，导致他曾领导的南京政权——国民政府的分支失去意义，而使最初的汉口国民政府在国民党整个事务中再度起到主导作用。被称作“基督”军阀的冯玉祥又在干涉汉口事务，他以出尔反尔著称，因此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想很快由他本人来控制全部国民党的地盘。

——《时代》，1927 年 8 月 22 日

蒋介石被迫下野有多种原因，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

到 8 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 7 月 25 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 8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的引退声明 8 月 13 日发表。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767 页

蒋介石下野了，但局势并没有向不利于他、或曰有利于冯玉祥的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 1927 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

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1928年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1月4日，刚在莫干山度过蜜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到南京，5日即宣布复职，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本人亲自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二、三、四集团军的总司令。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三人坐在一起，标志着以往恩恩怨怨的结束，更是未来戏剧化场面的开始。

此刻，三巨头坐在一起结为同盟，商讨共同继续北伐，直指盘踞北京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有谁能料到，同样是他们三位，两年之后将成为对垒交战的敌人。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车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随即全部撤至关外，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蒋介石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两年之后，1930年冯、阎联手，与南方桂系军队遥相呼应，开始大范围倒蒋战争——中原大战。

1928—1930年，三年硝烟弥漫，三年风云变幻。正是在这

三年期间，冯玉祥、阎锡山两人陆续成为了《时代》的封面人物。登场时间分别是：1928 年，冯玉祥；1930 年，阎锡山。

二、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1927 年 6 月 19 日的徐州。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6 月 6 日的《时代》，报道了在关键之时出兵中原的冯玉祥：

> 驻扎蒙古的军阀冯玉祥，上周大举南下，未宣布其进军目的。他的庞大的由俄国装备的军队，欲轻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约四百英里的郑州，这是位于京汉铁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一不确定的报道属实，冯将军将会在短期之内，在中国事务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他在被张作霖赶进蒙古时曾经失去的……
>
> ——《时代》，1927 年 6 月 6 日

《时代》说得不错，冯玉祥果然在 1927 年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与蒋介石会晤之前，冯玉祥 6 月 10 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率领的武汉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一致。他被国民党左派认为是挽回败局的最后希望。但几天后，6 月 14 日，冯玉祥又向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蒋介石欣然同意，并立即于 6 月 16 日率大部分要员赶赴徐州，等候冯玉祥的到来。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

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我的生活》，第561页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走到了一起。据说在会谈中，蒋介石答应每个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徐州会晤：

徐州府，距北京四百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的军队原是汉口“共产党派”力量的一部分，现已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接着，在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魁梧、高大、健壮，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脸紧绷着，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十四个月之前（见《时代》，1926年4月12日），冯玉祥被满洲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撤退到蒙古，在那里养精蓄锐。接着，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装备、军火。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又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时代》，1927年7月4日

同期，《时代》以“最后通牒”为小标题摘要报道了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的通电：

冯玉祥宣布他已向汉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

牒，从而让世人知道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在汉口方面控制的地区，商人、工厂主、地主正受到工农的迫害。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暴虐现实。由于共产主义教条在湖南省的传播，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家庭也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正被没收，别的罪行也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实行。”

“显然，为了实现少数激进分子组织的目的，结果把整个国家拖进了混乱……”

“现在，我考虑必须采取以下纠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应该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去。第二，汉口政府执行委员会中的中国人，愿意出国休息的应允许离开。汉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诚信奉国民党原则的成员，应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原则，个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尊重孙逸仙的遗愿。”

——《时代》，1927 年 7 月 4 日

蒋、冯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采取反共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儿子的反应，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也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自孙中山 1923 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渴望革命的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革命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

然而，突变来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